

黃帝外經

救母篇第六

原文

容成問于岐伯曰：天癸之水，男女皆有之，何以婦人經水謂之天癸乎？岐伯曰：天癸水，壬癸之水也。壬水屬陽，癸水屬陰，二水者先天之水也。男為陽，女為陰，故婦人經水以天癸名之。其實壬癸未嘗不合也。容成曰：男子之精，不以天癸名者，又何故歟？岐伯曰：精者，合水火名之。水中有火，始成其精。呼精而壬癸之義已包於內，故不以天癸名之。容成曰：精與經同一水也，何必兩名之？岐伯曰：同中有異也。男之精，守而不溢；女之經，滿而必泄也。癸水者，海水也，上應月，下應潮，月有盈虧，潮有往來，女子之經水應之，故潮汐月有信，經水亦月有期也。以天癸名之，別其水為癸水，隨天運為轉移耳。容成曰：其色赤者何也？岐伯曰：男之精，陽中之陰也，其色白。女之經，陰中之陽也，其色赤。沉流于任脈，通於血海，血與經合而成濁流矣。容成曰：男之精虧而不溢者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女子陰有餘陽不足，故滿而必泄。男子陽有餘陰不足，故守而不溢也。容成曰：味咸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壬癸之水，海水也。海水味

鹹，故天癸之味應之。容成曰：女子二七經行，稚女不行經何也？岐伯曰：女未二七則任沖未盛，陰氣未動，女猶純陽也，故不行經耳。容成曰：女過二七，不行經而懷孕者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女之變者也，名為暗經，非無經也。無不足，無有餘，乃女中最貴者。終身不字，行調息之功，必長生也。容成問曰：婦女經水，上應月，下應潮，宜月無愆期矣。何以有至有不至乎？岐伯曰：人事之乖違也。天癸之水，生於先天，亦長於後天也。婦女縱欲傷任督之脈，則經水不應月矣。懷抱憂鬱以傷肝膽，則經水閉而不流矣。容成曰：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人非水火不生，火乃腎中之真火，水乃腎中之真水也。水火盛則經盛，水火衰則經衰。任督脈通於腎，傷任督未有不傷腎者。交接時，縱欲泄精，精傷任督之脈亦傷矣。任督脈傷，不能行其氣於腰臍，則帶脈亦傷，經水有至有不至矣。夫經水者，火中之水也。水衰不能制火，則火炎水降，經水必先期至矣。火衰不能生水，則水寒火冷，經水必後期至矣。經水之愆期，因水火之盛衰也。容成曰：肝膽傷而經閉者，謂何？岐伯曰：肝藏血者也，然又最喜疏泄。膽與肝為表裏也，膽木氣鬱，肝木之氣亦鬱矣。木郁不達，任沖血海皆抑塞不通，久則血枯矣。容成曰：木郁何以使水

之閉也?岐伯曰：心腎無咎不交者也。心腎之交接，責在胞胎，亦責在肝膽也。肝膽氣鬱，胞胎上交肝膽，不上交於心，則腎之氣亦不交於心矣。心腎之氣不交，各臟腑之氣抑塞不通，肝克脾，膽克胃，脾胃受克，失其生化之司，何能資於心腎乎?水火未濟，肝膽之氣愈鬱矣。肝膽久鬱，反現假旺之象，外若盛內實虛。腎因子虛轉去相濟涸水，而鬱火焚之，木安有餘波以下泄乎?此木郁所以水閉也。鬼臾區曰：氣鬱則血閉，血即經乎?岐伯曰：經水，非血也。鬼臾區曰：經水非血，何以血閉而經即斷乎?岐伯曰：經水者，天一之水也，出於腎經，故以經水名之。鬼臾區曰：水出於腎，色宜白矣，何赤乎?岐伯曰：經水者，至陰之精，有至陽之氣存焉，故色赤耳，非色赤即血也。鬼臾區曰：人之腎有補無瀉，安有餘血乎?岐伯曰：經水者，腎氣所化，非腎精所泄也。女子腎氣有餘，故變化無窮耳。鬼臾區曰：氣能化血，各經之血不從之而泄乎?岐伯曰：腎化為經，經化為血，各經氣血無不隨之而各化矣。是以腎氣通則血通，腎氣閉則血閉也。鬼臾區曰：然則氣閉宜責在腎矣，何以心肝脾之氣鬱而經亦閉也?岐伯曰：腎水之生，不由於三經。腎水之化，實關於三經也。鬼臾區曰：何也?岐伯曰：腎不通肝之氣，

則腎氣不能開。腎不交心之氣，則腎氣不能上。腎不取脾之氣，則腎氣不能成。蓋交相合而交相化也。苟一經氣鬱，氣即不入於腎，而腎氣即閉矣。況三經同鬱，腎無所資，何能化氣而成經乎？是以經閉者，乃腎氣之鬱，非止肝血之枯也。倘徒補其血，則郁不宣反生火矣。徒散其瘀，則氣益微反耗精矣。非惟無益，而轉害之也。鬼臾區曰：大哉言乎！請勒之金石，以救萬世之母乎。

註釋

陳遠公曰：一篇救母之文，真有益於母者也。講天癸無餘義，由於講水火無餘義也。水火之不通，半成於人氣之鬱。解鬱之法，在於通肝膽也，肝膽通則血何閉哉！正不必又去益腎也。誰知肝膽不鬱而腎受益乎，鬱之害亦大矣。